

·小小说·

一碗烩面

■谷池

傍晚,华灯初上,连续下了几天的小雨仍没有停下来的意思,雨丝细密地斜织着,在路灯的光晕里泛着朦胧的银光。

我撑着一把旧伞,踩着湿漉漉的柏油马路,拐进那条熟悉的老街。街角亮着暖黄灯光的烩面馆里,飘出白蒙蒙的热气,混着羊肉和骨汤的醇厚香味。掀开那扇挂着风铃的门帘,一股裹挟着葱油和肉香的热气扑面而来,瞬间驱散了周身的潮气。

老板姓刘,五十来岁,系着一条洗得发白的围裙。见我进来,咧嘴一笑:“老规矩?”我点点头,在靠窗的老位子坐下。

雨声被隔绝在窗外,面馆里暖意融融。老刘掀开锅盖,白汽腾起,模糊了他脸上的皱纹。他熟练地抓起一根宽面,拉扯着放进沸腾的羊肉汤里,面条在翻滚的汤中舒展,像一条条白色的绸带。他转过身,抓起一把香菜撒进碗里,浇上一勺滚烫的羊汤,用筷子挑起长长的烩面,抖了抖水汽,稳稳地放进碗中,再撒上一把葱花,淋几滴香油,一碗热腾腾的面便端到了桌上。

老刘在围裙上擦了擦手,搬了把椅子坐在门口雨棚下向外张望。街上冷冷清清,偶尔有撑着雨伞的行人匆匆走过。“这雨啊,下得人心都潮了。”他低声嘟囔了一句。

忽然,一个小女孩走到雨棚下,浑身湿透,怯生生地看着老刘。老刘快步走到门口,弯下腰轻声说:“孩子,快进来,别淋着。”小女孩犹豫了一下,慢慢挪进雨棚,雨水顺着她的发梢滴落在地板上。老刘转身从架子上取下一条干毛巾递过去:“擦擦头,别着凉了。”

老刘回到灶台前,又熟练地抓起两根烩面,拉扯着放进沸腾的羊肉汤里。小女孩抬起头,看着老刘忙碌的背影,眼眶微微泛红。

面端上桌,小女孩看着碗里冒着的热气,眼泪终于掉了下来。她哽咽着问:“爷爷,多少钱一碗?”

老刘笑了笑,轻声说:“十块钱一碗。”

小姑娘拘束地搓了搓手,低着头小声说:“爷爷,两块钱能买一碗吗?面少点,能不能多加点汤……我奶奶病了,在家还没有吃饭。”

老刘愣了一下,手里的筷子停在半空。他看了看小姑娘湿透的衣角和那双冻得发红的小手,脸上的笑容慢慢收

住,轻声问道:“你奶奶怎么了?”

“我奶奶病了,躺在床上好几天了。”

“你家大人呢?”

小女孩的泪水终于流了下来,声音带着哭腔:“爸爸出去打工了,妈妈……妈妈走了。”

老刘听了,转身又往锅里多扯了几根烩面,轻声说:“丫头,你等着,爷爷给你煮碗面多的。”

这时,老刘的老伴从后厨走出来,看到被雨水淋透的小女孩,心疼地拧了拧眉,转身从柜子里翻出一件干净的旧棉袄,轻轻披在小女孩肩上:“孩子,先穿上,别冻着了。”小女孩抬起头,眼眶里还噙着泪,却努力挤出一个笑容:“谢谢奶奶。”

老刘把煮好的烩面盛进一个大碗里,汤多面足,又特意多加了青菜和肉片。他端着碗走到小女孩面前,蹲下身子,轻声说:“丫头,这碗面不要钱,你赶紧吃,吃完再给你奶奶带一碗回去。”

小女孩愣住了,眼泪扑簌簌地掉进碗里。她使劲点了点头:“谢谢爷爷,我奶奶两天都没有吃东西了,我要给奶奶拿回去一起吃。”

老刘听了,转身又去拿了个保温饭盒,把另一份面装好,塞进小女孩手里:“拿着,带回去给你奶奶,趁热吃。”

小女孩抱着保温饭盒,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。她望着老刘,深深鞠了一躬,声音哽咽却坚定:“谢谢爷爷,谢谢奶奶!这面钱我以后一定还给您。”

老刘摆摆手,笑着说:“不用还,好好照顾奶奶。”

小女孩抹了抹眼泪,抱着饭盒转身走进了雨幕中。

老刘站在门口,望着那个瘦小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巷口,心里久久不能平静。他转身对着老伴说:“多好的孩子啊。”

他的老伴没接话,只是默默把灶台上的火调小了些。雨还在下,街灯把细密的雨丝照得发亮,像一根根银针缝缀着夜色。老刘重新系紧围裙,又往锅里添了勺水。

我想,这世上总有些日子是难过的,可只要还有一碗热汤、一盏灯火,日子就还有盼头。

巷口的风裹着雨丝吹进来,门帘上的风铃又响了几声,清脆的声音落进面馆的热气里,和着骨汤翻滚的咕嘟声,像是这座小城最朴素的心跳。

·散文·

小树

■张云霞

郑州丰庆路是北三环附近一条重要的交通要道。一天,我开车去医院,行至中段,忽然发现在两条隔离带接口的缝隙之间,竟然长出了一棵一米多高的小柳树苗,枝干已经像一个成年人的大拇指那样粗了。三伏天的烈日酷暑之下,在这被硬化了的柏油马路的缝隙里,它活下来了!它伸展着柔嫩的枝条,摇曳着细细的叶子,顽强地绿着。我的心被猛烈地震撼了。

单位的体检照例六月就开始了。先是腹部彩超查出我肝脏多发囊肿,医生建议做核磁共振,结果又提示右肾长了一个小肿物,需要排除恶性肿瘤的可能。顿时,我心里七上八下起来。那天去省医拿增强CT片子,头一晚我一夜都没睡着,心里反反复复东想西想,头皮发麻,全身发紧。就在这个时候,我看见了这棵小树!看见了它挺直的腰身和坚韧的枝条,也看见了它不屈的绿色。它像是在对我说,生命,有时候就是来渡劫的,渡过去,就又能绿一片天!小树,亲爱的小树,你是看出了我的脆弱吗?你是来安慰我的吗?

片子拿到了,仍然显示右肾有肿物,但具体是什么性质还得医生去判断。我挂上号就把片子放到一边去了。

第二天,我起了个大早,刷出一个大塑料桶装满水,驱车来到了小树那里。仔细看看,小树太可怜了!小叶片细细的,在风里抖动,枝干根部是它全身最粗的地方,也只有我的小手指粗细。根部四周都是被浇注硬化的柏油路面,只有小半圈是裂开的缝隙。我蹲下来,用手舀着桶里的清水,慢慢地从缝隙处往下浇,看着水洒下去。不能浇猛了,一猛,水就流到外面去了,小树喝不着。差不多浇了半个多小时,桶里的水终于浇完了。

这棵小树怎么会长到这里来的呢?我想,或许是小鸟无意间把种子撒落到这里,而这里刚好有一处缝隙,又刚好那天下了一点雨,种子就把根扎了下去,巧妙地绕过硬化层,嗅到了泥土的气息。它生芽了、抽枝了、吐绿了,它活了!任何生命的凝结都是很偶然的,而任何生命的存活也都要经过重重的磨难。

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,竟然下起了一阵小雨。我想起了那棵小树,心里不由快意起来。但是明天呢?后天呢?还会下雨吗?郑州是个少雨的北方城市,平时雨水并不多,气温却很高。小树,你如果生在森林里,会有无数的同伴和你一起自由生长;如果生在城市的公园里,会有园丁为你施肥浇水;要是生在有钱人家的庭院里,说不定会被做成最高贵的盆栽。但是,你却生在了这个地方!每天被烈日炙烤,被汽车尾气熏蒸,被坚硬似铁的柏油路面围追堵截,你哪一样都躲不掉。好在你并不认命!你不自卑,也不怯懦,你以顽强的意志和不屈的灵魂,在烈日与车浪之间咬紧牙关,傲然挺立,迎风摇摆!

人,该向你学一学!